

“可说”、“不可说”与语言非工具性

尹铁超^{1,2}, 马亮²

(1.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长春 130024; 2. 黑龙江大学 西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思维的维度分为两种:语言维度和非语言维度。这两个维度都可以通过表达方式在人际间进行沟通。语言维度通过语言符号来表达,非语言维度通过非语言符号来表达。语言符号的表达称为“可说”,非语言符号的表达称为“不可说”。“可说”和“不可说”都是人类思维的重要表达方式,两者相互补充共同完成人类思维的表达。同时,“可说”和“不可说”具有共同的性质。“可说”和“不可说”是人类的共性表达。语言表与非语言表达的统一性及其互补性所表现出的递归和自返特征体现了语言的非工具性质。

关键词: 可说;不可说;统一性;互补性;语言非工具性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09)04-0120-05

语言在人类表达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语言并不是人类表达的唯一手段,一些非语言表达方式如身势语、舞蹈和音乐等其他艺术手段也大量地存在于人类的思想表达之中。这些非语言表达方式对思想的表达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语言表达的是人类思维的语言维度,称为“可说”。非语言表达方式表达的是人类思维的非语言维度,称为“不可说”^[1]。“可说”和“不可说”互补共同完成人类思想的表达。维特根斯坦对此早有表述。“可说”和“不可说”之间的联系不可分割,两者构成了人类思维的整体表达。从另一方面讲,两者都具有相同的性质。

本文旨在针对“可说”和“不可说”中的递归、自返特征来讨论两者的表达共性、互补性,进而阐明语言的非工具性质。

一、非语言表达方式

1. 语言表达

语言是人类思维表达的最主要方式。语言

本身的主要功能就是它的信息表达功能。在语言学界,学者们对语言功能进行了诸多的分类,如韩礼德(Halliday)认为语言具有四种功能:表达思想的经验功能(experiential),表达各个概念之间关系的逻辑功能(logical),建立和保持社会关系、影响人们的行为以及表达说话者的感情、态度的人际功能(intepersonal),保证语篇连贯、适切的成篇功能(textual)^[2]。然而,不论如何分类,语言功能均隶属于信息功能,即语言的目的就是表达。然而,语言却不是人类表达的唯一方式。非语言表达也具有信息功能,同时还在表达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它们与语言相互补充共同完成人类思维的表达。

2 非语言表达

非语言表达可分为副语言表达和无语言表达。副语言表达是指在语言表达过程中伴生的超音位或超音段信息、手势、体态和体距。无语言表达是指人类不通过语言进行的表达。

(1)副语言表达

尽管人类的语言维度所能表达的信息占据着人类表达的最重要地位,同时将人与其他动物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中的命题 6.522:“确实有不可说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但是他最后一个命题 7却是:“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在事实界限之外的东西是不可说的。”(维特根斯坦:《游戏规则——维特根斯坦神秘之物沉默集》)

收稿日期:2009-05-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 2007年度规划基金项目(07JA720007)

作者简介:尹铁超(1958-),男,河北乐亭人,博士研究生,教授,从事人类语言学研究;马亮(1982-),男,黑龙江鸡西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语言学研究。

彻底分离开来,但人类不满足于语言表达的局限,因此在语言表达中就自然伴生出副语言现象。

超音段信息,如人类说话时声调的高低、快慢都表现出一定的意义。体态语是人们交流感情时伴随的身体动作。这种动作可能是全身的,也可能是身体某部分的,如手势、表情等。艾森伯格(Eisenberg)曾统计,人体可以做出大约270 000种姿势和动作,这比人能发出的声音还要多^[3]。体距指的是交谈者之间的身体距离也可以传达出特定的意义。艾伯特·梅拉比安(Albert)发现,在一个信息产生的影响中只有7%是语言的,38%是噪音的(包括语调的抑扬顿挫和其他声音),55%是非语言的^[4]。副语言表达可能是本能的、反射性的,也可能是有意识的^[5]。可见,体态语、副语言和体距在人们表达中不可避免,同时也是人类表达的重要手段。

副语言表达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及表义功能,并且极大地补充了语言表达的不完整性。

(2) 无语言表达

无语言表达是人类无奈的选择,是语言无法表达的思维维度。这些表达往往被归为艺术。事实上,有语言或者无语言的艺术必然具有表达性,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无语言表达通过其构成元素、“句法”的结合展示思维逻辑的关联和人与自我、外界的感受关系。无语言表达同样具有两重性(duality),它也是通过有限元素的重复使用、相互结合来表达思维。同语言和文字相类似,无语言表达具有超时空性和抽象性,例如艺术通过触动人类视觉、听觉、触觉来满足表达的“质感”。“可以肯定……每一个形象的细节都可以表现出许多……文化视野上的精神状态、关怀和动机方面的情况。”^[6]每一个图像、造型都是抽象的概念汲取以及表现。

人类生存于时间、空间之中,时空的表达也因此具有了特殊的地位。无语言表达的时空超越语言的桎梏,用物质展示方式来叙说思维的各种维度:宗教、太空、政治、建筑、生理体验、情感等存在,这些都在叙说之列。例如,书法艺术实质上是以线条的组合变化来体现美感。绘画用纸、布、木板等物质材料,运用线条、色彩和块面等元素,通过构图、造型等手段,在二维空间里总结具有立体感的静态的视觉形象或情境。绘画……感觉的表现手段^[7]。绘画表达内含于人类

生活中的生存体验。立体主义把三度空间坍塌成二度空间,将视觉表象与非语言表达的维度紧紧地压缩于一个平面,传递着思维本身难以名状的感觉存在。音乐以人声或乐器声音为材料,通过有限的音符、音节构成在时间的流动中浮现审美情境。音乐一方面颠覆了沉寂、无表情的物理时间,另一方面再现了自然或自我的声音世界。“音乐是一种表达无以言表的东西的艺术形式,它是语言和想象力所不及的,它是漫无边际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无意识状态,所以音乐表达的是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情感^[8]。舞蹈以审美规范化了的组织、节奏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运用节奏、表情、构图、造型和空间运动等要素表达心灵、情感的律动冲动。舞蹈体现时间、空间,满足听觉、视觉的综合思维维度。

总之,非语言表达表现了语言符号所无法表现的人类内在深层的精神境界。

二、“语言”和“非语言表达”之间的共性与互补性

语言和非语言表达方式之间除了上述的相关性之外,还主要表现为语言表达和非语言表达都具有递归性和自返特征。

1. 递归性

递归指借助于“回归”或“重演”方式把未知归结为已知的认识方法。递归性是心灵表达认知循环的特征。语言中明显的递归性在生成语法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解释。生成语法认为语言是一个由有限的手段而生成出的无限的系统。这里的“生成”既是递归,所以生成语法表明了递归性是语言的根本性质之一。“语言之所以为语言——手段有限而表现无限的语言,就是因为有了结构上的递归性。”^{[9][157]}语言的递归性表现了语言结构层次和言语生成中相同结构成分的重复或相套。这一点在所有语言中都很常见。例如:英语中共有SVC、SV、SVO、SVO(O)和SVOC五种基本句型,在谓词研究中发现的零元、一元和二元谓词也是如此。而汉语中的句型也无非是主题句、施事句(再细分一点,也不过只是分属主谓句与非主谓句的七八个或上百个句型)。所以,英语中的众多句型不过都是对以

上五种句型的相套生成,汉语中的成千上万的句型也是通过对几种基本句型的套叠而形成。这就构成了语言短语结构可能自身复制自身、环环相套、无限展开的格式。

在日常生活中,非语言表达中大量存在递归格式,例如电影中的电影、画中的画等。当然,这些只是递归结构中的一部分。实际上,递归结构存在于人类的各种表达方式之中的事实,恰恰说明了人类思维表达的本质特征。例如,音乐的格式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音符与小节和乐曲之间本身就是递归的表现。巴赫的《音乐的奉献》由三个音部组成,当最高音部演奏主题时,其余两个音部提供卡农式的协奏。这种卡农的最大特点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变调,使听众有一种不断增调的感觉。采用这种方法可以使升调的过程无限地进行下去,产生无限升高的卡农。此外,贝多芬的《命运》也运用有限音符的复现及变奏来体现音乐片段的递归。可以肯定地说,无论现代音乐还是古代音乐,世界所有民族的曲式都没有摆脱这一特点。埃舍尔利用视觉和思维的递归特性,夸张地表现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递归关系。在《鱼和鳞》中,埃舍尔表现了整个画面与部分构图之间的复制。建筑设计的简单性就在于有限元素的无限运用。现代建筑、古典建筑无不是横、竖、斜的材料设计,但其表现的内容或思想却可致无限。

2 自返性

自返性指的是事物自身可以指向自身的现象。这种情况下两者就相互缠绕在一起,很难分开。语言中缠绕的现象就是语言自返性的一个明显例证。语言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象性语言,另一种是解释性语言(元语言)。这两种语言重合而产生的意义和句法结构自相缠绕。语言缠绕性的自返现象无时不在。极端但又寻常的例子可在《狼和三只小猪》中再现:

狼:好饿啊。我要吃了你们。你是谁?

“谁”(小猪之一):你说对了。

狼:什么?

“谁”：“什么 在屋顶上。”

狼:我是说“你的名字是什么?”

“谁”:我是“谁”,“什么 在屋顶上!”

狼:???!!!

在这里,三只小猪的名字分别叫“什么”、“谁”和“为什么”。这是狼和其中一只小猪“谁”的谈话。狼是将“谁”和“什么”当做疑问代词即工具性语言来对待。而小猪却将其当做对象性语言来对待,所以两者相互缠绕,导致交际的失败和其他含义的产生。对象语言与元语言同样可以在句子“我是谁”中突出体现。其中,“我”的自指与他指同时体现在不同的平面,但是此句并非因为存在两种所指而造成误解。

与思维世界不同,生物自身并不存在自返性,否则生命本身将无以为继。然而,在非语言表达的思维维度中,自返现象司空见惯。例如,舞蹈的意义就在于不同层面的动作方式的浮现性缠绕:死亡、忧郁、快乐等情感都必须通过体态和动作来表达,但是各个肢体并没有脱离身体而独立存在;音乐的表达也通过音符间的变换及缠绕产生意义:音段的意义就在音段整体,但是音段并没有分离于乐章,建筑的意义通过建筑的整体表达,但是每个建筑部件也均从属于建筑物或建筑群本身;“幸福”的感受来自身体或者心灵,然而如果神经中枢得到了错误指令,则“幸福”不再存在。

同语言相比,无语言表达的递归显现出人类“不自觉”却又不得不遵守的规则。语言表达与非语言表达之间本身就存在着递归和自返,而思维才是表达的最终主体。

任何成功的理论都在于其研究对象及理论体系的封闭性。本文的对象封闭于“可说”与“不可说”,因此通过考察思维的不同维度,我们断言:人类表达方式仅仅限于两种方式:“可说”,即语言表达和“不可说”,即非语言表达。两者之间的互补构成了人类的全部表达。然而,递归和自返特点虽然贯穿于“可说”与“不可说”,但是它们同时也构成了语言及非语言两种表达的互补,即“可说”用语言表达,“不可说”用非语言表达。两种表达以互补方式共同完成了表达的任务,也就诠释了维特根斯坦的“对于不

出自道·霍夫斯塔特:《GEB——一条永恒的金带》(乐秀成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源自 http://v.youku.com/v_show/id_cj00XNzc4MzEwOA==.html

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的观点,因为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封闭于语言本身。

语言自身的缺陷,如缺乏细致性、封闭性都导致语言表达的局限性,这也直接导致语言只能表达人类的部分思维。而非语言表达方式体现的是人类思维中的语言所不具有的特点,即细致性和开放性。因而,人类思维中有许多感受是需要多种表达方式共同传递的,而这些可以概括地归纳为非语言表达方式。

三、“可说”、“不可说”与语言非工具性

霍凯特(Hockett)将语言的属性划分为七种:二层性、能产性、任意性、互易性、专用性、易境性和文化传授性^[10]。而对工具的考察发现,工具不具备任何上述性质。工具的定义为,人类可用来加强、延伸器官功能,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被制造的器物。

虽然人类工具中也时时显现出语言的特有属性,例如工具具有构成性,除了原始的石器、木制工具外,它是部件与部件组合的整体;工具有被再创造、任意、可交换、专用和与文化相关的性质。但是,人才是工具的制造者和使用者。因此,仅仅从简单的行而下视角对工具进行考察,就不能够彻底区分“可说”、“不可说”与工具的差异。工具与语言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人类工具是因为需求而创造的,而语言表达和非语言表达是与人类伴生而来、是人类不得不使用的本能表达。

由于工具是人类的产物,所以人类的工具必然具有同人类语言和非语言表达相同的特征。但是,这些表面特征与霍凯特所归纳的语言属性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类语言的各种属性都不是人类自身所能改造或者创造的,而工具则是按照人们的意志出现的发明。发明是指通过人类的能力创造出来的、在人类出现以前纯粹的自然界

所不存在的器物。因此,语言不是创造物,文字是创造物;表达不是创造物,工具是创造物。

因此,对于语言表达与非表达的递归性和自返性考察,我们就可以明显区分出语言与工具。

工具不具备递归性。例如,斧子是人们经常使用的工具,但是斧子自身并不能通过自身来再创造斧子。人类的语言却可以在递归中通过不同的线性和非线性层次来再现结构。工具不具有递归性。

工具不具备自返性。工具没有语言那样的自指功能,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套叠于缠绕,也可以看到画中的画、电影中的电影,但是我们却从没有看到工具与工具的环环相套,假使工具有这种现象的存在,嵌套在工具上的那个所谓的“工具”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具。斧子的头与柄不会通过自返方式相互缠绕,即同一把斧子的头不能砍自己的柄。再如,斧子头或者斧子柄上的斧子图案不是工具,因为图案中的这个斧子虽然在外形上还是原来的那个斧子,但是它却不具备原斧子的功能。它只是一种装饰的图案。而语言中的语言、画中的画、电影中的电影,它们本身的性质没有因为嵌套而发生改变。工具不具有自返性。

递归性和自返性是宇宙的一个基本属性,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大系统包含着无数个小系统,小系统就是大系统的一个缩影,这种环环相套的结构也反映在语言和人类的其他表达方式之中。宇宙当中自返的现象更是广泛地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9]245}。人类是宇宙的产物,其思维方式必然影射出宇宙的属性,人类语言也是宇宙的组成部分。尽管工具显现出类似于语言的某些属性,但是它仍然不是人自身的组成部分。

此外,语言和非语言表达的关系也显现了语言的非工具性质。语言和非语言表达之所以共同存在于人类的表达之中,说明了人类思维的多重性。语言自身很难独立完成思维表达这一任务,所以就要借助于各种各样的非语言表达手段来共同完成思维的表达。语言工具论的最主要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中的命题 6.522:“确实有不可说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但是他最后一个命题 7却是:“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在事实界限之外的东西是不可说的。”(维特根斯坦:《游戏规则——维特根斯坦神秘之物沉默集》)

平克将语言视为“本能”。见 PNKER S The Language Instinct How the Mind Creates Languag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1994; PNKER S The Mystery of Consciousness Time, Feb 12, 2007.

论点就是语言是人类表达的工具,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语言不是人类表达的唯一方式,语言可以同思维相分离。各种非语言表达方式也可以对思维进行表达。尽管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对思维进行表达。尽管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各种非语言表达方式,例如我们可以用语言来描述电影、绘画、舞蹈,但这种描述只能表达不能说清楚的部分内容,而不能完全替代这些表达手段去完整地表达人类的思维。所以,语言和非语言表达方式只能相互补充共同完成人类思维的表达。认为语言就是人类表达的工具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除此之外,语言在表达思维的时候自身缺陷则需要非语言表达方式来弥补,这导致了语言不能独立完成它的信息功能。工具则不同,当一个工具因为自身性质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时,人们就会对其更新换代,用更先进的工具去替代它。语言的事实是,不论它自身存在着怎样的缺陷,我们都不能将其抛弃,只能通过其他表达方式对其进行补充以共同完成语言的信息功能。所以,从中也可看出语言与工具并不相同。

四、结 语

人类的思维维度分为语言维度和非语言维度,这要求人们在表达思想时要运用语言和非语

言表达或者称为“可说”和“不可说”两种方式。语言和非语言表达具有相同的性质:递归性和自返性,这保证了两种表达方式在共同运用于人类表达时而不相互抵触。语言和非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和性质很好地体现出语言的非工具性。

参考文献:

- [1] 卞莹,尹铁超.可表达思维维度形式研究[J].外语学刊,2008,(4):26-28
- [2] 李运兴.语篇翻译引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62
- [3]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49
- [4] 澳·阿伦·皮斯.身体语言[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2
- [5] 胡文仲.英美文化词典[K].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229
- [6] [法]埃马努埃尔·阿纳蒂.艺术的起源[M].刘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14
- [7] [法]约翰·利伏尔德.塞尚传[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130
- [8] [法]夏尔·明希.致未来的指挥家们[J].爱乐,2000,(2):28
- [9] 钱冠连.语言全息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10] [美]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609

"Sayable", "Unsayable" and Language Non - instrumental Features

YIN Tie-chao^{1,2}, MA Liang²

(1. Centre for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2. School of Western Languages Studi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Generally, dimensions of though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linguistic dimension and non - linguistic dimension. Language dimension is expressed by language and non - linguistic dimension is expressed by non - linguistic symbols. Language expression can be termed "sayable" and non - linguistic expression "unsayable". Both "sayable" and "unsayable" are important ways of expression. They are in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to express human thought. "Sayable" and "unsayable" share the features of recursive and self - reflection which shows that "sayable" and "unsayable" are unity among people of different languages. The relationship of complementary and commonness shows that language is not an instrument.

Key words: sayable; unsayable; unity; complementary; non - instrumentalism of language

[责任编辑 张莲英]